

第一屆香港伍倫貢文學獎徵文比賽（2021）高中散文組 優異獎 6E 關芷澄  
主辦單位：香港伍倫貢學院

《由東坪洲到塔門》

時鐘指向八點鐘，晨曦的陽光從窗簾漏了進來，喚醒了一臉倦容的我。難得假日，只想蜷縮自己於被窩之中，去遠離城市和工作的煩囂，但老媽卻一次又一次不厭其煩地打擾我再進入夢鄉，說什麼應多出外走走，了解大自然的美景。最終，我的睡意再敵不過老媽的連續呼喚，只好磨磨蹭蹭地準備，與母親一同外出。

母親自幼便是童軍一員，熱愛郊外，經常在香港不同郊外地方紮營，對鄉郊有著一種不能想像的熱情；而我從小被老媽迫去參加童軍，參與不到一年便已放棄，我討厭出郊外時要帶著千斤重的裝備，更討厭當時的童軍導師說教，說什麼要保護環境云云。

母親今天說要帶我前往東坪洲，一聽到這個名字，心底已大叫不妙，這個島嶼不但在香港最偏遠的島嶼之一，還沒有任何設施，只得寥寥可數的行山徑。一想到這裡，自不然想拉著母親前往其他地方，但卻母親已先發制人，把我從大學馬料水碼頭推上船。

一到達了東坪洲，映入眼簾的便是石灘。那裡的石頭一層層地疊上去，像是大自然精心鋪置的入口，使遊人忘卻路途遙遠，只想進去看看究竟。但當我和老媽在石灘上緩緩步行時，卻看到不少口罩、膠袋、香煙煙蒂、飲品包裝紙盒等人為垃圾。看到這裡，我更不願再前行。但老媽卻二話不說，拿出一個殘舊不堪的環保袋，把垃圾一件件地撿起來，放在環保袋裏。我大聲呼喝她不要這樣做，因這些物件骯髒不堪，仔細看看還有不少螞蟻在飲品盒上爬行，叫人退步。但老媽卻不理會我，道出一句「這是我們的責任」便繼續彎下身子撿拾垃圾。媽媽順手遞上了另一個環保袋，叫我幫忙。我內心是多麼得不情願，但眼內卻看見老媽的頭髮有了白雪的痕跡，而彎著身的她也使衣服向上，使背上的止痛貼原形畢露，為了不讓母親那麼辛苦，我便答應幫她。但我的幫忙，只是把自己飲畢的飲料瓶和其他在石灘上較為乾淨的物品撿拾，心想只要不是我造成的環境破壞，就不是我的責任，況且我居住的地方是城市，東坪洲與我的生活可說是毫無交叉點，我沒有責任和義務為其他人製造的垃圾而買單。大自然是提供一個寧靜的環境，讓我們暫時脫離煩囂，但我所看到的，卻只有另一個堆填區和聞到時不時飄來的垃圾味。

母親再提議去行山徑，我口中雖然答應，但心底卻是被無數鐵勾勾著，只想快點離開這地方，回到家中用動畫和電玩來麻醉自己的工作壓力。走著走著，便能看到蔭翳挺拔的山林、清澈見底的溪流，熾熱盛放的花朵等，成為了一幅雅趣盎然的淡墨山水畫。不知為何，這些景象使我忘卻熱意，只想一探究竟。究竟在這個偏遠的島嶼裏，隱藏了多少大自然的鬼斧神工。越走越入，看到樹林內的人為破壞越來越少，與剛才石灘的環境形成極大落差。就在這時，「咕咕」的叫聲從我耳邊響起，這種聲音極度容易辨識，是珠頸斑鳩。我和老媽看著牠在樹枝上站著，但卻不再移動。這是老媽突然拍了拍我肩膀，指著在珠頸斑鳩下的一個口罩。這時我便明白是這個口罩阻礙了珠頸斑鳩覓食，令我有種感覺，不知如何形容，但卻五味雜陳，好像是醬油鹽糖一同攪拌。人類的行為好像妨礙了生物的生存，但我也覺得這事微不足道，事不關己。

若有所思的我再踏步前行，隱約看到一個綠色的身影。沒錯，是綠海龜。媽媽曾跟我說她在小時候露營時經常看見綠海龜，但卻因牠們有市場價值而被人類過度捕獵，使牠們成為瀕危動物。這時我緊握著媽媽的手，拉她過來並告訴我的發現。她看我的眼神也不再一樣，我想可能是我興奮的語氣使她從失望感到一絲安慰吧。她問我現在有沒有領略到大自然的美，我並沒有點頭。但我聽到這一句時不再有煩厭之感，只有無奈、愧疚之情。回想起我在石灘的一舉一動，使我明白其實我也只是一個自私自利的小人。

時鐘指向十二點鐘，換作是以前的我郊外遊走一天時，必定如全身癱瘓的躺在床上。但這時的我，只在電腦上搜尋其他離島的資料。母親看我深夜房間的燈仍未熄滅，又打算衝進來說教吧。但當她看到我的電腦搜尋的是塔門的資訊，而非電玩的招數後，眉頭不再鎖緊，口中沒有說教之詞，只掛著一個微笑。

「下一個假日，我帶你到塔門走走吧！」